本報緊要廣告

啟者敝報印機昨晚印刷時誤將輪齒擊斷又以印刷太多一時未及修理致今日不能出版惟屢以機壞之故重負閱者諸君殷望惶愧莫名茲不得已特於今日刊印號外暫以塞責明日修理完竣即照常出版諸祈見諒爲幸　本報謹啓

選電

○對於某某事項之復文已擬定日內即發

○北廷促王正廷入京辦理某案王電某要人謂如能拒絕通牒即可北上

○某人對段表示該案可以讓步到以條件附許某島我自開商埠故段意更決

○斯對安福倒閣謠不甚置意謂我即退讓若輩亦無辦法

○王揖唐返京長內閣說甚盛

○銀團墊款定一週內先付七百萬元

○昨公使團派員赴財政部對裁兵監督用途尚有質問

祖國要聞

●軍閥派之大陰謀

▲以北政府壓制爲未足

▲非殺盡全國學生不止

北政府對學生嚴重壓迫，夫人而知爲軍閥妒挾之結果，蓋此輩肆意賣國，迭遭學生之制止，其銜恨已非一日，最近學生種種之外交運動，適與段祺瑞之主張相反對，故壓迫學生，即不啻該派捕除障礙，且彼等仇視學生，由來已久，天津之任意摧殘，山東之百方蹂躪，皆此輩從中主動，現京津被捕各學生，尚未解放，而彼輩又大肆陰謀，意圖對全國學生，爲一網打盡之計，並欲藉此以傾陷異黨，果使此策成功，即若大中國可一任其拍賣而莫敢興之抵抗，現此等陰謀，正在進行之中，而表露於外者則有該派機關紙公言八日之記載，顧國人速起注意，無任其藉興大獄，以殘殺我多數愛國之青年，無任其狂肆狡謀以斷送我共有之國家，否則噬臍無及，前途眞不堪設想矣、

●五百萬磅借款之條件

▲北政府完全承認

北政府進行之五百萬磅借款，已由四國新借款團提出四項條件等情，已紀昨報，茲聞北政府已分別籌議答覆，其答覆之內容，對於第一項，充裁兵經費，現正籌備兵裁將來，自可多數撥充裁兵經費，對於第二項，南北統一問題，現正派代表至上海，守候開議和局，自均不成問題，第一項，監督用途，應當聲明，以借入之五百萬磅，由四國團酌量考察用途爲度，第四項，担保品，尚須另商，預定於九日，正式提出答復云，

●小段虐待學生之慘狀

據可信方面傳出消息云，衛戍司令部，待遇被捕之學生，甚形酷虐，北大學生方豪，及高工學生夏秀峯，自被警廳拘捕，移交該部後，即禁於該部第六連，勢將傾圮之廁屋內，因該連並無閒房也，際此嚴冬，不惟不與以被蓋衣服，即所食者，亦係看守兵士伙食之殘餘，而該兵士等，且時批以掌，時踢以脚，情形極爲慘酷，至其他被捕之學生，則係禁於該部第五連內，待遇情形，與方夏二人所受者，相去不遠云，

●北政府之對俄方針

▲徐謀收回權利

中國對俄方針，北政府決定，與協約各國，一致行動，業紀前報，最近駐外省公使，迭電報告，據云，各國方針，迄今仍歸未定，且亦時時變遷，如英美，本有合攻布黨之議，乃因工團反對，又變爲不干涉宗旨，我國與俄接壤，關係較切，亟應自籌對待方法等語，北當局極然其說，現已議定應付方策，大致以相機自衛爲要訣，無論新舊兩黨，均取靜觀態度，一面對於前俄政府，所有攫取我國之利權，漸次設法收回，業由北方部院，本此意旨，會電沿邊各省大吏，一體遵行矣

●西南態度之堅決

西南對於此項問題，迭經表示，反對直接，近因政府有電邀王正廷來京之說，當即派員勸阻，其用意有二，㊀王氏並非當局負責之人，即使入京，亦無何等發展，誠不如在野鼓吹，從旁贊助之較爲得力，㊁王氏爲外交健將，萬政府主張未爲彼所承認，當即逕行派王赴歐，提出國際聯盟，唐少川致電當局，略謂關於此項問題最近全國均擬拒絕，僅有三五部份同欲承認，其事非出媚外，即屬確無遠見，嗣後務速拒絕，電末並云，倘彼甘言誘我，俾圖另提交換條件，中央萬勿容納，否則不獨影響和會，且於國內勢必引起至大激潮云，

坡要聞

△麻埠來客談

(朽木稿)客自麻來，有說，自新國民報每改良進食說後，麻埠僑胞效而行者大不乏人，中華學校校報也做得很好，中華商店也大有可觀現在熱心家，又提議創辦貧人醫院，事在必行，此舉有益於吾們平民必不少呢，

△平民通俗夜學校有常識

(朽木稿)吾們既是做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應該把中國所廢棄的東西來做好的東西，舊歷也是吾民國廢棄之一，不料一般聖人之徒，和那班騎牆派，都收回來，做無上的熱鬧，這般人大概是無常識了，但吾聽見人說平民通俗夜學校裏頭，不特對於民國所廢棄的東西他無把來做，就是十九廿日，通通照常上課，可見平民通俗夜學校有常識了

△興亞學生之進步

巴殺口興亞學校，近來學生增加不少，而踴躍求學者亦頗不乏人，如李銀練蔡星洲陳振攀李亦來李海瀾蔡景愈楊朝來王生元等，年考均在甲等之列，查蔡星洲等年齡極幼稚，成績頗優，足徵進步之一班也，惜其校舍狹小擴充爲難耳，

△南華女校之畢業式

南華女學，於昨日午後一時，行第二屆畢業式，是日天雨，而來賓仍極踴躍，聞此次畢業生，國民十五人，高小十三人，均循序升級，仍在該校肄業，余到該校觀禮時，入其門，幾忘其爲學校矣，何以言之，蓋其中備列各科成績，陳列繁多，不啻一百貨商店云，此種奇觀，實爲南洋所罕見也，謂余不信，盍往觀乎，

△好乘摩托車者鑒

昨夕有甲乙丙丁四人，乘摩托車遨遊以吸新鮮空氣，迨行至五條牛石山麓處，不料該司機人因路途險阻，難制其機，於是該車向前傾倒，而坐客亦隨之墜地，幸不致有性命之虞，惟全體已被泥垢所汚矣，尤幸該車之機器未毀云云，

△搶匪巧計

粵婦某氏，日昨手抱年約週歲之小孩，路經戲院後街，突被匪從背後奪去該孩指上之金約指，(約值六元)孩隨大呼，氏即視孩手中，則金約指已不翼而飛，但回顧前後左右，皆無一人，惟一跛足乞丐近其背後，氏大生疑惑而視之，丐曰，余因不良之足，恐被人踐踏故不覺誤觸汝兒，幸勿怪，氏察彼面，遽現恐怖之容，且造詞糊塗，遂喝之曰，汝實奪我兒之金約指無疑，適有甲乙二人，乃其夫某丙之友也，陡聞其聲，正欲趨前詰氏拘之，而跛丐已知機疾走如飛矣，迨追至海山街，適遇某警長至，遂攔截之，即搜其身，而贓物尚存也，警長以其證據確鑿，乃拘之逮案云云，

△歌妓被搶金鍊

前晚有歌妓某氏，踽踽而行於牛車水二馬路，不料突有匪趨前，奪去其項上之金鍊，妓緊追之，隨追隨呼，惟轉瞬間賊跡已杳，妓無奈懊喪而返云云，

△誰叫爾迷信

(悲逸投稿)木匠林某，福州人，寓小坡二馬路某號，平素安分工作，以此積有餘資，遂置有衣服金鏢及其他飾品，滿身鮮艷奪目，儼然富家子也，前念號晨一時許，(即舊歷元旦)往路班讓某神宮祝福畢，即由甘旁口轉橫巷回寓，不意中途被匪攔截其去路，背後又被兩匪架兩刃於其肩上，即搶去金鏢金鍊等物而逃，約值二百餘金，是時適深夜無人，欲追又未及，因此喪氣而返，旋將被刦情形告其友，而友之明迷信之無益者，即謂之曰，汝不知餘資，乃是平日血汗換來，神何惠之有，可惜吾前爲汝屢迷信害，而不知深究其理，汝雖破財，然而身不被傷，亦云幸矣，使汝不往某叫祝福，又奚至如斯也耶，林某無言以對云，

△原來如此

(爲瓊崙某校事)

(黑鐵投稿)報館爲代表輿論，機關負調查社會之責任，凡事必論鉅細是非，均應求其眞相，堅信人之用，倘或偶有失實，亦不過一時傳聞之誤，非秉筆者以子虛烏有之事，爲捕風捉影之談，此更正之例，所以補傳聞之所不及也，瓊崙某校，自某先生主持而後，經余兩次刊出報端，但其中紀載，(學校佳音則)皆得自外界消息，實非躬親目覩者，及今從各方面詳細訪問，並抵該校觀覽，始知前所登報一切，均爲適得其反，如學生人數現有六，名左右，延聘某某爲教文科教員，亦不成爲事實云，然而余於此仍望該校，以整頓，實圖進步，庶不致背教育之原理而尸學校之虛名也可，

△竟有此風流先生耶

(符尊投礦)坡中有某先生者，負主持教席而裁成後進之責任者也，其人格宜如何尊重，職務宜如何黽勉，以免南郭濫竽，詎料某先生不此之圖，屢流連於花柳巷之場，沉淪於銀樹火臺之地，且屬聯贈妓，以詡其文墨，聯云「三杯濁酒邀明月，卷悄書記小娥」當場適爲某某遇見，冷諷曰，先生接任未久，校務待理一切，果爲措置裕如，而有餘暇以來此處遊行乎，彼則答云，不過逢場作興，暫時消遣耳，某又詰以校務近來如何，有否較前起色耶，某先生竟不屑對話，抱憤而出，噫，某先生風流則風流矣，其如誤人子弟物議沸騰何，